



陶菴集
十

書

共廿五

~ 16
2325
10



238
和
2325
25-10

陶菴先生集卷十九目錄

書

答李原明 宜哲 ○ 二十二

答金道叔 就徵

答安如松 宗茂

答金伯真 樂道

答金子長 履延 ○ 三

答李士依 希仁

答韓季牖 啓增

答趙益章 重晦 ○ 十

陶菴先生集卷十九 目錄



答閔順之 百順〇三

答申仲孝 景閔

答李元甫 仁錫〇六

答申文甫 光壁

答鄭士賓 觀濟〇七

答鄭義仲 緝

答宋叔夏 端

答李習之 灌〇四

答宋龍卿 德中

答李仁甫 命元〇三

答尹仁甫 得心

答俞伯翼 彦欽〇十

答柳文甫 憲

答朴生 文黼

答許君 汲〇三

答朴生 遠枝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陶菴先生集卷十九

書十一

答李原明

宜哲問目 戊申



寧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無事可見何以爲知
知對愚可及對不可及而重在下一句不必就知可
及上溪究

孟反策馬一節無或近於有心之公耶

孟之反策馬萬一出於有心之公則聖人觀人觀其
所由豈輕許其不伐也吾則信諸夫子

答李原明問目

己酉

天之行度與日行不同有或過或不及之差是以有歲差之法如今年冬至日在某星某度其間已差得芒忽而所差甚微須久久推算極精乃可見曆家或以幾十年差一度又以百年差一度者非過則不及惟程子論康節歲差法冠絕古今其法則不於晦朔弦望上測驗惟日月薄蝕之時同道同度分毫不差於此際求之知日行在某度歲差蓋不能外是矣君所疑問不知爲何端平日所知大略如斯如何如何

答李原明

庚戌

國故哀隕罔極頃獲手復戴禮註疏廿一冊亦已受

領病暑昏綴不能作謝以至于茲矣前書所云近又竊聞大碩人憂念亦如此道原之言似非過實千萬痛戒之孔子答孟武伯孝一段旨遠語到孤露以來每一讀一泣耳詢及親切語恐不外體認二字曾前讀許多書其能如是下工否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山谷與李幾仲帖亦見取於朱子矣并宜參驗來冊是雖訓詁之末不謂君能用力如此到即考閱見所未見又多矣嘉歎嘉歎

答李原明問目

辛亥

支子母在妻喪禫祭有無之說前固拜稟而但賤

息受服亦不可一向無禫伏望指教又亡婦祥禫之後無私廟可藏主欲爲權祔於祖廟待他日更爲處置此恐無害於義否亦乞指喻

所問禮疑喪服小記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之文惟可據矣今見新刊尤翁集有曰父母在者爲妻不禫則其子亦因此而不禫乎答以父母在不杖期古有其禮然家禮不論父在與父亡通爲杖期杖則禫矣若一遵家禮則無此疑云云此則與小記似相戾矣須取此兩段而取舍之也君旣不異宮而居則姑爲權祔祖廟似無不可如何如何

答李原明

所示吾見本如此然而天地間只是一箇感與應而已自量無大人之力千里外聲色又可見古賢陳忠亦必乘可爲之幾以是不免廢然矣拊心悼歎誰與語者 國祥奄迫而病軀豈有一分轉動之勢昨批又靳兪惶蹙罔措

答李原明

所示溪荷 國哀受衰與脫衰在朝在野固無地不可至於緬禮則哀旣殺矣親見尸柩不忍無服禮意本如此矣今雖不能入臨非進詣 陵外受服殊無

意義仍欲一瞻 梓宮於路左矣

答李原明

月初惠字披慰忽已南至侍履增福此身衰落日甚
值茲窮陰百感徒填臆耳夜與諸友講復之初九頗
覺善端藹然每歲三復此爻而終是頻失而易迷不
知明年今夕又何如也原明亦念及于茲否

答李原明 甲寅

前後書并承領往棲龍門一月其欲學陳烈先生否
曾見潤筆竹杖數菴幽絕可喜計亦有三宿之戀矣
歸來科事逼人百原曾襟能不受所累否此身昔疾

幾盡平矣方收拾舊書回顧歲月益復茫然也迷兒
參解未足為賀而近間奔走少暇不知君輩此事何
日可了可歎

答李原明 乙卯

前後亦諭勤摯荷意誠淡矣此身雖在野心未嘗不
在 王室積抱孳婦之憂幸獲橫渠之喜一瞻 冲
質亦豈獨無斯願乎但舊例是官之設皆是五六歲
講學時節今則無所事矣君以為一番進見亦足以
塞職耶此於私分固榮而於國家何益區區情勢姑
無論君以今日世界為何如也而可容易出脚耶鄙

陽春先生集卷十九
意重在此一歎而君則看得太歇試更思之大抵所
示是活法不比拙者膠滯之見而獨奈無此作用何
然無以此自阻隨見示及以豁蒙蔽爲幸

答李原明 丙辰

聞方有疏舉從前醜正之論亦何限而窮凶絕悖未
有若此之甚者士論安得不如此所示備見雅意而
區區所守左右亦不諒而有此言耶就兩本略論其
得失而還之幸與諸友財量而取舍之也

答李原明

意中人至見書何異見面耶向來盛疏辭義嚴正

聖批下段一語是庚子後所始見者其爲 聖德之
光士林之幸何如哉津事固已料之矣其言縱不足
恤旣被其醜辱則或人自重之說似得之從古小人
之惡君子必欲阨其進爲君子者未嘗以自墮其計
爲恥而自輕其進退今日之事何異於是也然而君
之所執又是一副當道理以此勸曉疏下諸君毋令
必同其去就則可而於己則未可耶但所示前輩舊
規果有可據而行者否座中朋友數人或主君見或
是或入之言其難齊如此惟審量而處之也

答李原明 丁巳

周官已卒業否腹笥六經今世能有幾人尤喜其及於未衰之前也但不知所讀之書其能一一推致其理體之於心驗之於身日覺其見得別否聖門所謂博者政如是苟非然者終不免為玩物之歸左右當自知之然而此後專意四子甚為得計雖欲為之謀何以加此千萬勉勵

答李原明

近日一番處置往牒所未有者輟饕豈不萬萬焦悶而猶不若過舉之為大不知國事將稅駕於何地也所示於常分即然而此身去就已有區區自守不敢

隨眾冒赴只自惶恐俟譴而已有見相報惟原明一人荷意則深雖有不同亦何傷也

別紙 癸亥

為學之要○以為已立心以當仁為事根基則小學規模則大學階梯則近思錄經子諸書依栗翁讀書次第反復熟讀填得間架右諸書無非君慣習口耳者幾許年讀得許多而迄不知仁之可好學之不可不為可謂枉過了半生矣亟取前日所讀之書逐一尋究其旨義若初讀者狀勿鹿看勿易看少有所疑輒即辨質必至渙釋而後已仍又反之於身心渡體而實踐之使講誦之意都宿處明健弘毅四者關一不不緩不急斃而後已

答李原明

前日別紙所報謂君看作平平語不甚留意矣縷縷回諭令人感歎苟於此實用力而實得力卒免爲一場閒說話則豈非大幸也所論黎湖事大體則然而不知君與此文平日契分如何乃作此傷直之論也是雖出於春秋責備之意而誠意未孚易生疑阻此言豈或慮之過耶昨聞新有賓僚除命此已是薦引之力不免陳章控免祇益私分之惶蹙而已於國何益精華批評未及考閱而大抵此書不能滿人意願君自爲抄選以極其文章義理毋論多寡要以精當爲歸以示之如何設令精華真出於此老之手古

今人各從所見顧何妨也

答李原明

前書作復屬耳昨朝安城守歷過袖致君長牘倩人讀過卽是一場大議論頗覺蘇快旱炎彌甚安况如昨否所示義理極正當而但於鄙人本意似有未盡曉者亦恐君看書不能細心之病也大凡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處之事苟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豈聖人之心哉出處之義多端固不可以一槩斷之然孔子之際可公養顧何嘗外於仕止久速四者而一可字盡之孟子迎之致敬以下諸件亦何嘗不

盡出於正哉至如抱關擊柝乘田委吏卽是爲貧之
仕非可證於今日者也愚於答朴丈書以別紙錄乙
已筵白數款以示之蓋曰儒者不出爲近世大弊至
有身不出戶庭而致位台司者又曰後漢隱者被徵
而歎曰後宮厩馬其可減損乎遂不出隱者亦然况
抱道自重之士安肯容易出來區區之見本來如此
則非以朴丈一出爲非其出也恐非其時且其所歸
重在於粗伸分義耳苟能以行道濟時爲己任隨其
學之所至力之所及且盡目前當然之責徐以聽命
於天而萬一蹉跌奉身以退一如君所云云則吾亦

豈不曰進退綽綽有餘裕哉愚意之所以不滿於其
出處者正以自負之不甚重自待之不甚遠越越愧
縮無端遽歸耳至於進賢之爲事君第一義道理果
如此愚固不敢當賢者之目然其或出而仕也則亦
或庶幾乎君所云一日在朝猶有一日之效者而但
能薦引未必能使之進也則是亦空言而已於國何
益己之所被 恩禮固可謂曠絕而亦未必盡出於
好賢之誠心則於其所薦引之人亦可推知也孔子
曰君臣之義何可廢也此爲萬世人道之大經自古
君子小人言同而意異者不獨分義二字爲然今以

分義之云專屬之俗論而謂夫君子之不必致謹乎此者豈理也哉如愚之積逋多年懷忠未效每有愧於程子所謂多少不盡分處矣愚之所執雖是而或有過處則君之責之誠是也今以責我者責之於朴丈則不亦左乎儒者出處自與科目常調大不同矣筵奏封事非欲引而不發前頭苟蒙一一投示而有虛心願聞之意則方可罄其愚見耳

答李原明

朴丈去就彼此所論蓋未嘗不同所謂異者特節目之小者何必翻瀾出說話來以求其必同也愚之制

事立論務取其大體至於義理曲折分兩上稱停得出誠有所未能三仕三就之有正有不正亦是草草說過近來溫習工夫久不到孟子上欲更取傳註參以來示而細繹之以決其得失也仍記往年因論李臺東彥事得臆逆二字於聖批中至今惶悚靡容今茲誨責大體則好而於愚本心容有未盡悉者外面恩禮雖隆而中心之好未易如之此區區爲吾君憂憫之切自不覺其形於語者而惻隱云云令我心還復戚戚豈亦有過人知之一幸耶儒字是通稱君子小人亦對舉而混名之科目亦何嘗離却一儒

字耶然雖以二程論之殿前及第與河南處士出處
行藏終有所不同矣年來上教每以科目人不可
以儒賢待之爲言則賤臣所當以科目常調自處而
已設令來諭義理極正當而時義則恐不可若此如
何如何

答李原明

秋暑學况清勝似聞自昭谷又僦寓之他尚此作主
不定一箇心能不至如此否君之新發願亦有日月
不知果能真實做工他日相見有可以講討者否曾
以禮記抄選奉託而其後累往復一無所及或不見

其書而然耶精華二冊日來閒看終未曉歸宿處嘗
惟此老以沙翁爲師而不能傳得正統但以文章爲
名此書亦坐於學識不足而然歟君則須極意精選
且與諸朋從容確議務歸至當也往年金潤所陳懇
疑禮得君廣攷禮書多所駁正愚亦略有論說於其
下矣近欲更檢以還於其人則迺不知其所在徧搜
舊藏而終不能得君或有此草本則必贍示之否者
金之所謂肺石錄者尙在後當裹送勢不得不更煩
君搜覓討論以來矣詳示之爲望久知有一來意而
借乘之難如前忙期且近終恐不易茲以書及之

答李原明

去就之義不謀而符不知已肅 恩而赴職在何間
耶道院兼帶已有前例番次雖是望前亦可與同僚
推移而來往也使士友羣至而樂赴豈不為上策而
愚亦不知何以則可惟在賢輩相率而先倡會講如
法則雖數月之頃或可聞風而興起矣權君相識否
其人規模不草草非獨世德之為好趙友雖老不憚
與少輩同事且其寓在院底不講則已講則必參得
此數人萬一有成就之望耶鶴泉志依到時一搜閱
如見大心重為之愴涕也

答李原明

移除之職為公而喜得人近世官無大小而疇不瘼
弊而此職為尤甚君則切勿如他人之尸祿而思盡
其職也使吾在京當先送兒孫充君弟子員而恨不
可得也道院講會纔始而君則以公故懸頓如君輩
亦退步如此更何所恃今則無齋舍往來之勞雖或
盡職似亦可以并行而不悖每月有講則必往也

答李原明 甲子

雲紀魚酒復忽得長牘慰當面談 上批中不仕涼
德之 教萬萬惶恐即宜有陳暴之章而至今不為

者蓋煞有商量耳今則疏亦後時故欲待疾勢差勝
進身都下以請慢 命之罪而又不能耳其陳暴之
大意則雲紀許姑不細及渠所傳說只是麤底所云
日子之限亦恐失實矣進退惟在隨時不可失之一
偏此誠不易之大法而至於科目儒者本非別作二
類者亦然矣但君父之教既曰汝科目也則臣子自
處之道其敢曰我是儒者乎此其不成道理無論科
目與儒者只當循了一箇義字進退語默之間不以
科目自輕其身而已君則疎闊未曉此意每欲辨詰
於兩歧同異之際還發一笑此身今日去就但是自

量筋力且欲決於醫人之口其不欲自重如此賢輩
無甚高論也然而愚意與君所示大略則同早晚豈
無一番消詳之期耶士元凡事終似抱不哭兒氣象
今此長書招謗諒非本色可歎愚則以爲二宋先生
於 孝廟同心同德不可軒輕而契合之隆復雪之
責尤翁終是主人春翁則夾輔之從享時義當先尤
後春不但爵秩爲然士元則謂此言亦似軒輕兩先
生既有兄弟之序以春先尤則於尤無所損以尤先
春則是不免貶春也此所以不同而如李廷郁單舉
尤翁之議則不惟士元非之吾亦斥之愚常謂從享

之規若只取一人而已則春當遜於尤而既無限定則何敢於同心同德之地有所取舍耶似聞今之爲單舉之議者還以愚言藉重亦可笑也

答李原明

兩詩得和閒時披誅殊覺暢懷至於詩序中與聖人禮樂文章之妙同其功用云云良獲我心他日相對當一讀細評也或傳君得聖瑞與權高城書而喜之曰每日晨起讀鄭延豐書四五過便覺胸中爽然然否以愚觀之此似馬東平故事而若每日讀此書而後應事則其於應事恐不免過於中庸也如何如何

答李原明 丙寅

所示紹熙行禮記後跋語果有之而中因閔姪百順以書報其翁遺意略有刪改且附閱書于其下以詳其時事實欲以杜亂賊之口矣早晚一來對商如何黎湖一出狼狽其所論義理得其半而遺其半此亦不見用而猶可以噓起已熄之焰使彼厚將崩之惡我增忠志之憤於世道則不爲無補成敗不須論也惟決歸之後進退不免屑屑此爲可惜

答金道叔 就徵○己未

前後所詢荷意良深孝子之心未嘗頃刻忘哀此固

天理人情之自不能已者然而至或過毀成疾疾而又未忍近薑桂之滋終歸於滅性則是聖人之所不取故不謂之孝而謂之不孝也如哀居喪之節雖未目見而以得於傳聞者言之宜若俯就而謙謙如未能自盡者然孝思無窮安得不如是耶然孝有大有小悲哀小者也學業大者也願無忽於大而謹於小也

答安如松

宗茂○癸亥

日來調息增勝否此身本來多病而以剛健無病之人自處今則老妄尤甚向者終夕上山適緣替行無

人而亦可見筋力之幾復常節傍人雖悶之亦安得沮之乎苟以少愈之戒責我則我固無辭而歸咎於讀書諸友則過矣承有講學工夫為之欣幸輯要上數編最切於初學千萬猛加着力

答金伯真

樂道 問目 甲寅

從叔礪無子而歿追後立後而初期今迫告辭何以為之

當日今以顯考初期之日禮當行練事而孤子某以昨年十月成服月滿之後始可追行今日則敢用一獻略伸情禮謹告

尤菴答吳再挺遭母喪將葬又遭妻喪虞卒之間
曰卒祔葬妻後擇日行之據此答則重制中葬妻
者卒哭似亦退行矣今樂道母葬方近而家親纔
遭期服葬後虞卒哭過行否或曰主喪之人於重
制成服前不可備儀行祀葬事退定爲是然大事
進退甚難虞卒當退與否伏望下教

卒哭退行之文非指期服葬前也不可引此爲例至
如期服成服前則實爲未安然送終大事異於平時
葬事退期亦難似不得不過行而旣葬之後虞祭又
安可不設耶然主喪之人如以身有重制未成服而

備祭儀爲尤未安則虞祭令子代行祝辭以父使子
爲辭爲可也虞祭繫於葬此事只當視葬事之當退
與不當退也如何如何

答金子長

履延○丁巳

賢仲所示縷縷領悉每念以賢好資質及此少壯時
宜若汲汲如不及而索居窮陋未易長進頃於令季
過訪之時有所云云矣承負笈之行又緣疾不果殊
可悵歎然以來示觀之可知其猛下工夫矣程子曰
有用力處方有得力處不知所用力爲何地所得力
爲何事無由面叩多少以效砭警之意尤可恨也朱

子滄洲精舍諭學者一篇尤可觀願以是慥慥早晚
相見得有以相長爲幸

答金子長

戊午

大心歸自鶴泉復卽臥疾或劇或歇凡二十日以五
月一日不起用踰月之制今月十日葬于先山右崗
之外翌日返哭寓舍痛哭痛哭平日相期甚遠不謂
中道天闕如此吾道日以益孤矣塊坐空山但有悲
涕尚告馳慰良荷遠情爲憑咸昌衙付訃書而無見
領語豈浮沉而然耶酷炎侍履均勝此身失渠以來
若喪半體雖以寬譬爲主而情由中出自不能寬遣

然又不得不與同志相守者復尋舊業只覺逝者之
爲可哀耳渠歸盛言賢協心經紀屋子之成全仗其
力感歎不已矣臨歿又有申囑之言誠不忍負其遺
意方令兒子卒業向日同事之人亦豈不視同渠在
之日耶此漢不死亦或與賢輩從遊巖泉之間而渠
不在矣觸境祇益其悲傷耳奈何無由相持一慟徒
增哽塞渠在山時走白足致生笋謂賢所餉矣今見
其乾者尤可悲也人生泡幻若此可不汲汲爲學耶
千萬加勉

答金子長

辛酉

所而縷縷並悉他山之石固非有意於愛玉而自然有磋磨之益况僕之於僉賢乎苟能因此警惕相勉以征邁則其何幸也科舉非累人人自累於科舉此實賓主未分之故耳存養涵養本非兩事豈有內外之可言惟二養字固屬於靜而以靜亦定動亦定之義推之則自可曉然又或蒙早晚携書一來則當爲之痛說過矣

答李士依

希仁○戊午

母未葬而改葬父者初喪既異於改葬總麻亦輕於齊衰然舊棺之出卽同初喪古人皆以喪禮處之總

服雖輕本是斬衰之餘略具三年之體恐當以父葬爲重而服總將事至母虞始還齊衰耳此事從前多甲乙之論而愚見則如此惟主家財擇之如何也若非合葬則葬時各服其服無疑矣

答韓季牖

啓增○癸亥

歲初手問喜悉履端增吉此身年益多而學益荒如不及猶恐失之心有倍前日而力則不逮其終於無聞而已耶痛加鑄誨賢之所望者深矣豈勝感歎程子曰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知賢有志於學亦既有年不知所着力者何事着力而後

方可語得力所謂得力勿論淡淺大小亦或有可言者耶願聞之

答趙益章 重晦問目 己酉

古人重改墓一以初喪處之兩祥是向吉之祭未葬之前恐未敢議雜記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即小大祥也此可以傍照否

答趙益章 乙卯

令大阮丈所遭畢竟勤以何律初聞時謂朝廷雖待以畫師某自待以士大夫矣流俗嘵嘵何足言也讀

詩疑義隨問奉報而此是訓詁文義之末必如商也之得之言意之表方可以言詩幸勿泥於小而忽於大也

答趙益章詩傳問目

抑章温温恭人

温是仁字意味故古之狀聖人德容必先舉此字宜詩人之謂之德之基也朱子進德剛健之說別是一義不當攙看

既醉章永錫爾類註類善也

類字之訓以善其義明白不必以福字意看下章祚

字與胤豈非善之應耶左傳所引固斷章取義而於善字義似不悖矣

江漢章作召公考註以考其成

以考其成成字則廟器之成者上考字亦成之之意勤王策命所以成之也

烝民章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朱子以守字釋保字之義又係之以非趨利避害云云明白正當豈有他疑先儒以明哲許子房者亦非此章本意或於此一邊看得重便為保字所誤自陷於揚雄孔光之徒矣可懼可懼

周頌執競章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自奄二字蓋是祀成康之詩故歸功而然抑以武王猶是創業而安靖四方則在成康時而然耶大武與武宿夜不同武宿夜只是一時樂歌而大武則是象功而作大樂者武王崩後所作云者先儒說似是

答趙益章 己未

近日侍况萬勝持被計亦頗數矣少時長在禁直春坊最靜寂可喜况今姑無登筵講討之事不讀書更何為耶及此閒暇淡用力於義理文字以盡薰陶輔

陶者先生集卷十九
翼之責如何如何 溫陵事數百年幽鬱得伸可見
天道之必復而在典禮則終無所據鄙見只當以程
子說爲正矣冲菴之論在 中廟之世則可 中廟
以後則不可位次難復猶屬細節然 聖斷廓然緝
儀已行今何可容議耶末端所示誠得之矣近於追
崇之說恐不爲無見如何如何

答趙益章

辛酉

所詢實甚難處然以吾身之去就而速父兄於罪戾
固爲萬萬切迫而成 君上之過舉尤豈不重且大
乎顧今非常之 教已蒙收還勿爲撓惑以全素守

如何如何

答趙益章

癸亥

自君埃譴以來遠外傳聞罔非危懼所恃惟 聖明
在上決無殺諫臣之理耳果然 天怒少霽薄勘
寬恩使得以優游於江干莽蒼之地其爲感祝何可
勝量然而 聖朝過舉終無收回之望區區憂愛之
忱只有中夜屢歎而已先儒言眼中徒見義理不知
有刀鋸鼎鑊道理固如此而死生之際能不動心者
鮮矣試自省其時意下何如若要熟須從這裏過豈
天欲動忍而增益之耶至於向書所謂崩心痛骨之

冤目下自處只有潛誠淡蟄以俟 天心之自回也
臺諫未遞之前不爲胥 命者常也自 上有不敢
聞之 教則萬萬惶縮不敢不胥 命者變也當變
而不可守常然免冠則無義矣此蓋出於指示圖生
之路而至於蒙勘出郊後無端復入尤爲無謂君之
堅執不撓誠得之矣

答趙益章 甲子

大婚後已有日矣向來恐動之言今稍止息否承往
還京裏似是初出入前頭省墓之路亦可以得見否
近來靜裏作何工夫 聖明在上既成就得好又不

投之蛇山鰐水而使之安坐於京江好榭似此罔極
之恩恐無以酬答切勿虛拋日月以孤玉成之意
也大學更爲溫習一番之後繼續讀或問累百遍隨疑
劄錄一一送質兼看聖學輯要爲好如何如何此言
諒出相愛毋忽毋忽

與趙益章

令宗人靈光新倅過辭時謂將首興學政上官未久
卽專人請講規志則美矣但傷太遽已以進銳退速
四字戒之而亦不敢孤其意牽率草成一通以付之
吾亦失之銳矣追思之多有可更議者此郡難治亞

附錄先生集卷十九
於羅州以如許煩劇之地每月聚許多士子於校中誠恐事力之難逮宜從節省聞已差訓長於各面不知見差時有文行之人能優餘否或不免苟艱否令下後民情如何云耶鄉校外或有書院書塾之屬否邑中或有如西路養士廳之規否又或許士子居接者否先輩莅此時亦或有學政設施之可觀者否似此形優必詳細知得而後可以酌量通變而前書全無所報此則生疎之致承將於過科後設行似不及汲頒布雖或已頒亦不害從優添改矣吾則怕添其酬答之勞不爲作書君須以此意細及之嚴飭邸人

覓速便傳書使之勿爲徑布以諸件所問一一回示俾得以復有往復以成定本如何如何此事宜速不宜遲耳

別紙

雖均是本生親而大院君之事體加重不待許多論說而自明矣使君言其不當親祭於私廟云爾則於栗翁議論誠有所違悖矣今日所論只是祝辭三獻之屬元不相關何疑之有新定儀節朝報亦不得見何由聞知早晚如獲其詳願示之

答趙益章

乙丑

陸菴先生集卷十九
溪山清福君亦當而不讓矣今則已還江寓否疚懷
之辭爲之感歎知此便改即是藥方近覺程門敬字
之功於晚學尤易爲力試取或問所載諸說而一一
體行之爲幸

答趙益章大學問目

誦而傳之以詔後世此句兼大小學否

小學只是過脉說話歸重則在大學

經一章註氣稟所拘

衆人之心所以與聖人異者以氣質則固千萬不齊
而若論其本心則一耳觀於未發時堯舜與塗人同

之語可見玉溪盧氏以本心釋明德而栗翁取之所
謂本心卽仁義之心而氣之本初亦湛一而已矣則
豈有齊不齊之可言耶

盛德至善

以理言之則曰至善以得於己者言之則曰盛德其
實一也恐不當分作體用看

補亡章莫不有知知字有兩般意一則莫不有知
覺之謂也一則於物理無不知之謂也蓋此知字
與莫不有理之理字對立恐當以知覺看而但或
問則曰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

知此則於物理無不知之謂也與知覺之知語意不同此當何所適從耶

莫不有知之知當以莫不有知覺爲正義而或問所謂無不能知之意自包於其中矣

誠其意意字之專屬於善念頃已承教而終有所疑蓋意者卽心之所發而有善惡之分故欲自修者於其意之善者當如好好色而擴充之於其意之惡者當如惡惡臭而決去之其如好如惡者便是誠也然則誠字固當專屬於善而意字則恐當兼善惡看

緣情計較之謂意意之通善惡看於他處則可而獨誠意章不可如此看如好如惡無非爲善底意故曰此意字當專屬於善若如來示則亦將誠不善之念耶

富潤屋章章句中如此之此指心廣體胖而言言此之此全指本章耶抑只指必誠其意四字耶只指必誠其意四字云者是

傳七章註其用之所行傳文四有所則不得其正者恐是兼言心之體用俱不得其正而此只以用之失其正爲言者何耶

心字固當并體用看而至於論心之失則只當屬用
註必察乎此之此字單指心字耶抑包括心有
存則無以檢其身一句耶

必察乎此之此粟谷專指心退溪則包心有不存則
無以檢其身看讀者宜擇焉

絜矩章章句所云所操者約即指絜矩之意所及
者廣即指無一夫之不獲而小註胡氏說則只以
絜矩二字分屬於所操與所及此說如何

胡氏所釋所操屬矩所及屬絜未見其悖於朱註來
示則以絜矩二字都入於操約之中恐未及細檢也

殷之未喪師註能存此心

此心二字即畏懼之意當貼駿命不易上看

楚書章寶善人之謂也舅犯章仁親之謂也以先
後輕重言之仁親為先為重寶善人為後為輕而
仁親在於寶善之下何耶

楚書舅犯二章之先後以下段次序參考自可瞭然
秦誓以下言用人之事生財以下以財利仁義對言
而末又以以義為利重結之鋪叙關鎖自當如此
君子有大道道字之釋只當曰修己治人之術而
必加居其位三字者何耶

不說着居其位三字則無以明其為治國平天下之君子

答閔順之

百順○甲子

來書令人讀過但有涕淚被面尚何言哉用子領畱平日相信之篤無如乃翁吾雖病幸而不死則乃翁之文吾不作而誰為之但葬期甚迫勢不可燔誌埋土當從容作一通文字以慰孝子之心須少寬之

答閔順之

乙丑

處士之稱不合於已仕之人雖曰處鄉不仕謂之處士則未也題主以詒癡菴府君為之壙中銘旌亦去

處士字為得同春先生官爵為鑄積輩追削遷葬時銘旌用此例陷中非可改處被罪家先輩亦多有書官名者今亦不以號而用官不妨官與號並書則恐無義矣如何如何

答閔順之

遺事又蒙投示可填闕漏顧病甚姑未始手可恨示意亦備悉其時吾以玉堂長官在郊終不一參庭請意思本自如此其間難處之端不可比諸紹熙亦豈不知而元來指點前人成敗易事至面前却難豈獨此事為然仲舅下教曾亦親承事勢果至難矣試當

隋書先生集卷十九
從容更商而改下數語耳

答申仲孝

景閔○庚申

歲前後兩書承見又中間一訪雖巧違而荷意則甚勤矣春盡侍况萬佳此身居然周甲何支離至此默念故人泉下多於世間只覺有悲而無歡耳近日作何工夫往年從遊之際所期如何雖不能委已於學問惟當謹身修行不失故家風範而似聞往往從投錢之徒狼藉戲謔全無檢束是豈不大為父兄朋友之羞耶近來名官亦或為此事云世道風習之壞敗正坐此耳少年志氣直當以古人自期何汗下至此

自今痛戒之也臨書不覺覩縷可諒之否

答李元甫

仁錫○辛亥

經歲相守不可謂不久而別來惘然若未始有會者古之人能令人實歸者情緒似不若此也嵩告遽至慰倒可言此身中間苦浮脹之證億敗忒甚所業視向來益荒廢元甫去後講說又疎終恐無聞而已奈何示意足見用力不怠淡喜淡喜敬義圖中左書一動一靜右書交相為用合八字此是元甫歸後所新添者來示不謀而同然兩處細書得無傷繁否徐俟面確耳小學題辭一句似可疑然將性作理字意看

則無病四箴中秉彝本乎天性亦類此矣文與道本不宜二看所引朱子語似原於答汪書而恐失細繹也語類之役君歸後甚不着實矣

答李元甫

癸丑

大心書至有與君同宿之語已是春後初信手字踵及慰喜如何清和歸侍益佳村里之艱惟青黃未接之前爲甚不問可知但前書所云隕穫二字豈淺淺爲知耶承示愧歎麥雖登場亦恐餒在其中晝夜讀書何其言之甚易先行後從之訓未及思否然填補之意則固善千萬加勉此身眼疼小勝而昏花一樣

老態其可醫得耶長日不得看一字不知少壯之年何故虛拋到今悔之而無可及賢輩他日或真知此言之爲痛切也論語工夫不必限年歲久近須沉潛浹洽而後方可謂善讀未知所得果何如也

答李元甫

丙辰

旅店篝燈尋理舊書亦可謂勤篤而到家則不免間斷此曷故焉勞則勤安則佚恆人之情正宜於此猛省喫得許多辛苦方有前頭快活境界勉之勉之

答李元甫

丁巳

始熱侍况安勝馳戀不已此中今年覺益衰來日幾

何而媿情若是何顏見有志之士耶似聞近做舉業能不至壞了心術否前書所云恐亦只是一場好說話愚亦於此自愧不暇為賢而憂之也朱子答人書有云試期不遠且習舉子文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絕也愚之誦此言其亦以眾人望人之意耶切望
淡諒

答李元甫 癸亥

臨門索錢租之吏董生所不免而不知能使妻子不吝吝父母不戚戚如董生否耶願自反省以是為病而無以貧為病也言之者易而當之者苦還自一笑

答李元甫 甲子

今日得君書良是不意此事於君少時氣節固所優為而近來頗有軟脆之習似此樹立實出非望其為可喜豈進士二字之比耶且可以雪隣舍之恥承不見非於庭下是父是子尤可奇也

答申文甫 光壁。辛酉

頃過湖上相違不相見悵恨未已即獲手問喜聞侍學之安惟善心消磨之示令人憂歎然而牛山之傍亦豈無萌蘖之生者耶千萬培植俾有穹林秀發之美也令弟歸農亦將長為此事以沒世而已耶相對

嗟憐而已

答鄭士賓

觀濟○庚戌

近聞朝家新式大小祥許行於因山前則葬時卒哭與耐固無可論而先儒引禮所謂報葬則報虞卒哭必俟三月之說只行三虞而退卒耐於因山後者亦有定論然虞後仍行亦無妨故近日大家亦有行之者惟在酌量而取舍之也

答鄭士賓問目

下學上達意在言表

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出理外然事則

形而下者理則形而上者即形而下者得形而上者是未易以言語求者必淡思而得之故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

答鄭士賓

戊午

院宇清溪正宜讀書捨此而奔走於無益之科累此何為哉過十數年後方思愚言而亦何及也數疏可戒而來亦有所及不免衝口而發還自一笑

答鄭士賓問目

辛酉

備要小註朱子說改葬葬畢奠而歸既不行虞則撤靈座之際設奠於墓前而歸耶

虞祭行於墓所靈座前矣若不行虞則於此處設奠
爲可也耶

答鄭士賓

壬戌

尊宗事頃於面談時已知君意向所在而今此書辭
顯有左右之意此言已不信於士賓如此况於他人
乎然事關先賢且係倫紀之大者不敢不悉陳鄙見
未知以爲如何願平心觀理無以些小難處之端參
錯於其間也粟谷後事如示檢看則與此事恐不相
類申君之言似未詳曲折而然也尤菴集中答金起
之書考見可知其略也

答鄭士賓

癸亥

益章能言人所難言諫官風采令人凜然但未聞
處分之如何憂鬱難狀設令被嚴譴嶺海豈死人
哉生子爲名人亦可以慰母心矣

答鄭士賓兼示鄭義仲

輯

宋叔夏

端

篤如之來獲書問知三益同樓一院少年讀書之樂
先輩所嘗稱賞衰懦者歎羨而何由及也聞士賓讀
鄒篇淡可喜也常恠見梁惠王何故冠於七篇近日
讀得意味自別方知義利二字之剖判爲儒者第一
義全書意旨都不出此矣果能淡思實體必於天理

人欲界分上察之精而決之果且為在傍諸益普說一遍則未必不為一勺甘露水如何如何漫及之還以自笑耳

答鄭義仲小學問目

小學題辭明命赫然註云德者道之得於內者也業者功之成於外者也德業內外似有界分而曰罔有內外何也

曰內曰外豈無界分而惟此赫然之明命則元無內外之間蓋得於內而成於外者不是兩事

賢賢易色首居於事父母事君與朋友之上何也

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朱子釋之曰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子夏之意亦猶是爾且易色誠之至也必先有好善之誠而後可以為善也

如更受賜更字之義

更字與新字對看為得蓋獻之而即受則其喜如新受賜矣若不受而反賜之則如更受賜也

孔子謂曾子條列五孝而愛親敬親獨言於天子者何也先王法服法言等言皆可通看於天子以下而獨言於卿大夫者何也

於天子亦云不敢惡不敢慢則况其餘者乎愛親敬

親必天子自盡而後方可刑于四海其下則各隨其位之大小而有保社稷宗廟守祭祀養父母之別非孝有優劣愛敬二字自貫於其中法服等語通看豈不好而但天子諸侯則其責有重於此者士庶人則不及必卿大夫而後可也

重任分下云不提挈少者與少者相分耶

分任看作少者事於不提挈之義尤好

色見於面者而九思之溫九容之莊似不同何耶九容九思各是一義九思則色溫之下更着貌恭恭字中亦有莊底意思

答宋叔夏

乙丑

向見溪院講錄君名下書以在京業科塵俗令人代羞書至聞上山讀書雪窓朝旭正是好景界少年此樂老矣何由及也此身長在床席日昨君家及第來過君必欲繼此登朝而此有命焉毋躁躁然也歲末梅花之會亦不能陪尊翁以來可歎

答李習之

灌○丁巳

方在槐陰下講小學溪恨君不在耳忽獲書問如對慰甚聞方始做工世間幾許英材爲科累所誤賢自審其不爲奪志則固幸矣苟不能然愚平日不能善

陽春先生集卷十九
導不免爲賊夫人之子大府文聞此亦或瞿然賢之不能喻之於道者烏得無罪此當各自反省切勿以示人以增流俗驚恠也朱實滿盤與諸友解渴良幸而素餐之愧何能自己千萬痛自奮發無徒汨沒於塵中也

答李習之

辛酉

所詢領悉強與弱對剛與柔對二字似同而略殊矣夫子曰棖也慾焉得剛以此義推之所謂剛者惟克已而後可能然欲克已當先窮理欲窮理當先居敬有不可凌躐而得之者惟當旋旋用力不緩不急無

或間斷而已如何如何

答李習之

癸亥

君之憂患中久拋工夫尋常歎惜然而此亦無如何者惟書冊外自有用心處侍病諸節亦莫非學也切勿自沮百事尋得一箇是處而行之也人生多憂患必待無故時節而爲學則豈有其日耶承有心恙之兆此爲大可憂者自慎自慎

答李習之問目

乙丑

備要小祥祝文小心畏忌云云

畏忌之忌只是小心之謂而備要雖載此文士大夫

家不用者居多鄙人曾亦未敢用矣

小祥後展拜雖有退溪之說揆以常侍之義終恐未安灌常於朝夕哭時行焚香灑埽之節小祥後雖止朝夕之哭灑埽焚香則不廢仍為侍立少頃而退未知不悖禮意否

祥前不拜而拜於祥後終未安鄙人所嘗行者侍立移時而退以禮言則所謂瞻禮者是也哀之焚香一節曾所未行矣

三年內上食進茶後抄飯如何

抄飯一節鄙家以三年內象生隨俗行之三年後則

不行矣

答宋龍卿

德中○癸亥

自聞罷坐意已在畫地之中矣即因叔夜所傳聞罷坐至再而終不請拿云院中古例一罷坐便可拿安有如許事理耶所報懇乞次點云云即是詐詭欺謾之計次點差下於准而參圈則一也君之不為所欺頗強人意其餘答言皆緊切無論事之成敗罪之重輕其於尊主懲惡之義則得之矣官無大小盡職為貴此後推類而擴充之事事皆如此則豈不為朋友之榮哉

答李仁甫

命元○癸亥

數歲經營董得一來而旋以喪故告歸怛然傷歎迨不能少忘于中忽獲書問喜聞還侍消息未葬之前讀書固無可論而書冊外別自有用心處節情慎身事事尋得是處而行之此莫非學也承有疚悔自新之意又不得不以一言奉勗耳

答李仁甫

甲子

昨與士賓相見謂嘗以李君向學之誠大勝於君矣今則還是難兄弟矣承方汨汨於科事誠若吾言所詢禮疑後時而無及且無討便之路仍闕然無報可

嘆祖舅二字尤翁事雖不記而愚所自稱於孫婦者如此矣

答李仁甫問目

爲位而哭在於襲後何耶襲或在二三日之久則何以爲之耶

襲在於死之當日未襲之前男女哭擗無數奚暇爲位而哭雖或延至二三日之後必死者襲而後生者方可有位也

問解易服條云爲所生父母及祖父母妻喪豈有不去吉冠之禮乎不云去冠而但云去吉則恐當

着凶冠否

家禮妻子婦妾皆去冠祖父母妻喪無去冠之文至環經則曰去帽着头巾以此觀之古人之不去冠明矣而沙溪之言既如此尤菴亦云母寧從俗去冠惟在當之者商量去就而已有未敢質言

妻為夫黨服於夫之卑行則不降於夫尊行則降之何耶

妻為夫黨降夫一等而服皆報服故卑行之為伯叔母或從祖母皆不降則伯叔母或從祖母亦不降而為之報服矣

鄉俗葬時以題主奠酒饌大供來客因為成風是則大害於禮矣然以若干餅果療飢以送無妨耶葬時酒饌大壞禮防雖曰若干療飢豈不同歸一套恐只當以程子告周恭叔者為法

答尹仁甫

得心○丁巳

令子三加日近嘉悅可知冠者之字有賓在安敢代庖然有間亦不能不對字以聖文未知如何意欲歸重於麟經以明吾東所守之大義而幽通賦有曰素文信而底麟是其出處也幸與賓商處也

答俞伯翼

彥欽○庚戌

別來兩月一獲書為慰可知旱炎侍履萬福朝者有水原一生來見自言終夕揮鋤夜歸輒讀書而憊甚不能着力此為慨恨耳傍有難之者曰讀書固可耕且為與曰古人有行之者大舜是也我所憂不能為舜而為鄉人耳又問得無勞乎曰父母兄弟皆服其勞何敢言何敢言此際君書適至有為暑所困看讀全廢之語視此人何如哉聊誦其言以聞或可減却驕惰之意否

答俞伯翼 辛亥

承以習懶為悶誰令為之屈伸惟臂反復惟手之語

試淡念之母虛作愧悚二字而已也

答俞伯翼 己未

經夏以來作何工夫富貴家子弟例多溺於目前之娛樂於日後之圖以高門義教之嚴豈或有此耶切願相勉讀書無虛拋時月也科業亦非容易事如得着實下工其何幸也人情豈不欲相見而此亦閒漫出入姑徐之且勿自疚也

答俞伯翼

江干清迥塵事不到永夜書檠意趣甚好何等馳羨頃日有人來言君與人為雜戲此事聞亦名官之所

不免而不謂賢亦如此士者讀書知義理之稱思之
寧不為愧極欲以書規責而前言既同投水之石不
復為無益之語矣今此所示善端藹然無異地底之
一陽推而擴之何事不做淡喜淡喜願亟取擊蒙要
訣中立志革舊習等章讀之長得此好意思而後始
讀心近或四書為得之如何如何

答俞伯翼

庚申

所示良荷提砭積逋在野濫竊班資仍又坐要推榮
之典心有所惶蹙不自安者既未蒙收回則歲久之
後自不得不請來而姑此不敢矣君內書有啓下云

云之報恠而問其由則尹令景孺果送言成出此則
有違於本意也然既已啓下又不敢不祇承益增愧
懼耳君輩今科又不免坐停矣然而此於國體為得
淡喜淡喜

答俞伯翼

壬戌

台爺去就殆庶乎招不來麾不去之節當此時而辦
此事豈不為士流之幸但上教嚴重所執則微弱
似不能抵當得今雖厘厘收殺而終無以曉上下之
心此無他所稱負罪則固若有大罪而所以為罪則
一不別白故也初則已失之中則亦後時今也頭勢

頓別從容治一疏以暴從初所謂負罪之由今番不能趨承之故其幾決不可失試以此告稟如何如何

答俞伯翼

三代時禮樂同列於六經秦火之後禮樂先壞漢儒辛勤補緝竟未成全書所存惟三禮周禮儀禮禮記而已樂則絕無傳者律尺短長亦未有知其說者朱子嘗有立一樂學之說不知後世有王者作而後方行得否自樂經之亡後人論六經者多以周禮代之論語固亦入於十三經而周禮之說似勝矣如何如何近日做何工夫似此發問猶是好消息千萬勤勵無一味

懦廢也

答俞伯翼

別紙所詢可見職思其居之義為之嘉歎有官守必有其責而既無不虞之備安可責之以効死李忠定已事似是無他責而然也使三淵翁聞君所憂必益信夫 陵官不可做也好笑好笑在家則易致悠泛守齋之日日有程課半月功力亦甚不少矣洪參判丈赴齋日出一儷題道上入思卸鞍便書出出直之路亦然在齋時則可知雖科程文字老年成功者亦有似此勤篤之工矣胡子所云移學文藝干仕進之

心以收放心而美其身者試爲君誦之以爲如何日
省錄已自潭印至乍看元不大段矣

答俞伯翼

山齋岑寂夜永燈青正是讀書好時節令人馳羨此
身月餘日忽作辟穀之仙長委床席動則上堂而蹶
喪餘之祀亦不能躬行氣力可知數日內始強進數
匙或可漸次向蘇否亦諡懇欵淡荷至意但春間繇
辭得於孟子云云不能省記而然耶修身二字反顧
固多歉愧而至於不貳以俟則尙庶幾焉疾病劇歇
各自有命顧何關於移次哉君輩之言每以飲食醫

藥之便利爲重如以利則飲食醫藥之便城內勝於
郊外其將自郊而入城耶向使汝五台之在三山也
幾乎作一箇完人矣苟能逆知爲今之汝五則何至
憂其疾欲其生耶願君輩勿徒爲姑息之愛容此老
子安坐丙舍消過餘日畢竟討得山足十數步上去
如何如何

別紙

丹巖舅氏不待狀賜謚初因左相之請而趙顯命疏
有沮戲之言 上更詢諸臣命依前舉行矣子弟惶
感不敢受以至於今若於筵中從容一陳以爲某爲

國血誠立朝事業已是上下之所共悉者雖不待狀
夫誰曰不可第此事實自先正臣李滉始其時 宣
廟甚持難羣下力請而後許之如先正道學德業之
盛而 聖祖之愼惜 恩典猶如此故其後此事至
為稀闊而今則視同常行之典不免為褻越之歸人
不知為榮矣况某遺命勿請諡可見謙挹之心不必
用非常 恩典以傷其素志令詞臣撰進行狀後賜
諡何如云云則豈不為公私兩得耶近歲不待狀之
命有數三人而不必並舉只專以吾舅事陳白如此
自 上或提及他人則對以於某猶當若此况其他

乎云云還朝之後即以此紙奉覽冀有以善處之也

答俞伯翼

通典外屬無服然尊卑不通昏議退溪書所謂禮律
豈或因此而發耶古人謂婚姻為兄弟以疎族重與
結親而仍不失其序如是而後方可順理退翁之論
極嚴正然尤菴已不能行其言其出於語錄者一條
錄出以上幸於此參量而決之如何

先生將以外孫尹周教為再從孫女之女婿蓋異

姓九寸叔姪為夫婦也

出華陽
語錄

答柳文甫

愨○己酉

承方會做能着實否久別一相見向來些少收斂之意幾蕩然矣大抵容貌辭氣之間全不加工往往有俳優氣習吾身即父母之體天之付畀又如何其可不自重耶願以莊重沉實四字勉勉自警也朱子曰人多言舉業有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又曰學問之道居家則事親敬長檢身則動靜語默無他玄妙之可言此語當淡味也每蒙存訊屬意淡厚不敢不奉砭諒之

答朴生

文備

問目

心經人心惟危章註利害最易見云云

利害最易見而其粗者鳥獸已有不知之者况義理極精微豈不難見云爾此段蓋說道心惟微只當以此意看

西山註猶於汗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水也此

言不可曉

鄙詐易慢皆非本有而既入而爲之主則非心而何是猶汗泥雖非水之本體而既撓而濁之則亦不可不謂之水也

養心說聖賢非性生周子之意豈非人以聖人爲不可幾及故言此使之力於學耶

來說好

六德不先言仁義而以知冠之者何耶

集註之釋仁義但云無私欲有斷制則非指仁義之全體如此則不必先言仁義大抵無論人之賢愚貴賤教之之術知當為先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而咸盥漱則待味爽而朝何也

教法於幼者差緩恐亦有意義

庶子庶孫前日以眾子孫斷之而今看釋辭則皆以妾子孫言之何如

諺解所釋固亦知之而愚見適如此未知其孰是也

祭統夫婦親之方氏以君夫人言之者依其本文之義耶外內之官官字大夫士家不可通行耶

祭統本意蓋以國君言之然官字卿大夫家亦可通行至於士庶人則無廟無可論

親迎醮子

醮子之禮雖非宗子皆可行之而醮辭則改宗事為家事已見於禮書矣

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禮也師於弟子則宜無報服之義而孔子於門人之喪若喪子而無服門人

於孔子之喪若喪父而無服是則若相爲報服者然何也宋儒王黃金三子喪其師所製之服各有不同者何也弔服加麻雖與五服有間既變其服與平人不同則亦似是服也而謂之無服者何也且君喪師喪中與人書當以方喪人心喪人自稱之耶

子貢若喪父而無服之言蓋於夫子之喪顏淵也得其意而推行之者也雖於師弟之間亦豈無報服之義王黃金三子變服之制雖各致其哀終歸於弔服加麻而與衰經不同也書中稱號方喪則僭心喪則

嫌於親不必書之也

茲聲亂色不畱聰明不曰耳目而曰聰明者蓋聰明是耳目之則云云

聰明耳目之則一句語甚好然不畱之畱好之而不放之謂也既着畱字則於聰明甚緊貼耳目則泛然無搏飯雖獨飯之時似如此而註云與人共飯

搏飯必以共飯看然後方有味觀上文可知

文王朝王季非問安否於內豎而退也恐是先問而入朝

似然

伯夷餓而死偶見東人詩有野嫗以薇蕨亦周草之意譏之故遂不復採而餓死也

此等說不可信愚則常以周粟爲祿食餓死之餓看作窮餓矣

大學章句爲學次第是固格致誠正修之序論孟次之者似是先讀大學而次讀論孟之謂也

或問又引程子語大學學者之先務論孟猶處其次篇題次之之說卽此意也此當爲定論讀書次第則自在其中矣

明德雖兼言心性而主意在心

明德雖合心性言之然心能檢性性不能檢心固當以心爲主而亦不可單言心字玉溪盧氏本心之說最的確

大學一篇之中言自明己德底意多言明民德底意少若曰使天下之人皆能止於至善雖聖人亦未能也堯舜雖有朱均之子四凶之臣而黎民於變四方風動此乃新民止於至善也彼自暴自棄者聖人亦無如之何若以此爲新民之未至則聖經之訓豈不爲虛遠難行之事乎但欲使民皆能格致誠正修而造於聖域則未易也只是人人各

降者先生集卷十九
親其親各長其長日遷善而不自知焉則斯可謂
新之之極也

若曰以下設難處義理明暢可喜

必慎其獨或者以爲大學學者事故加必字中庸
教者事故去必字

庸學必字之一有一無不過隨其文勢而各自不同
矣教者之言獨不施之於學者耶或者之言恐不活
章句以審其幾幾字小註朱子以善惡之幾言之
愚見則善惡之幾差緩實不實之幾較緊

貪戾二字以貪爲仁之反以戾爲讓之反則如何

終不若以仁對戾以讓對貪

不曰幼幼興慈而以恤孤爲言何也

孝弟慈莫非得於天者而惟慈則無智愚賢不肖大
抵同然此上章所以引如保赤子以明孝弟之不假
強爲亦猶是也以此推之慈之不待興而能之可知
故不言幼幼而言恤孤恤孤亦慈之屬而其事爲甚
難耳

明德以下德字凡兩見而章句於德潤身則不言
卽所謂明德而至先慎乎德乃言之豈以去明德
字遠故特表而示人乎

德潤身出誠意章而誠意是明明德之一事不須別釋德字平天下即新民之事故於先慎乎德釋之以明德以見明德為新民之本

誠意為修己治人之要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
好色是也是故秦誓一節言君子小人善惡之不
同而下文能愛能惡好惡極其誠也不能舉不能
退好惡不能誠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好惡反於
誠也能絜矩不能絜矩只在好惡之誠不誠而已
故以忠信驕泰結之忠信誠也驕泰不誠也章句
謂天理存亡之機決矣蓋以見死生人鬼之關實

在於此而不可不謹也

如此看甚好

答許君 漢○庚戌

君之相從已幾年矣德性不加進病痛常自在前後
非不竭愚而如水投石因已壞人豈不愧懼來示自
訟甚至是或對時革新之幾耶自今切戒妄言妄動
以威重為質以篤厚存心取敬身篇中心術威儀兩
節淡體而力行之則自然躁者寬急者緩薄者敦矣
苟不能行此則求我復何為我亦無顏見君矣不敢
孤求助之意千萬勉旃

答許君 丁巳

多少亦意善端固藹然所期亦不草草矣然向往嶺外書院謁松堂先生曠百載而景仰彌至此亦豈易及哉苟有是心射餘無廢讀書勿虛作壯談是所望也

答許君 乙丑

君之本兼諸銜實是武弁極望 恩愈隆而報愈難為君憂深切勿生驕傲之氣又毋生躁進之念讀書慎身如不能然亟去門生二字以免貽辱於老夫也

答朴生 遠枝○辛酉

數日留連未足以展盡十年離抱別來益不可為懷二生忽致書問喜聞霖熱為况萬佳惟李憲之喪出於不意北士無矜式之所慟惜何言華院見撤實是士林運厄惋歎無可喻者然賢輩尊尚愛慕之誠不以屋宇有無而為增損惟讀書飭躬相勉為善以無負前哲作成之美意今日所望惟此耳武定冊子聞訪問不住可幸承有為徵君請挽之書而至今不得見遠外人事可歎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目錄

書

答俞士精 彥 璩 ○ 十三

答李太和 醇 甫 ○ 五

答李道三 師 炳 ○ 二

答李伯心 基 敬 ○ 六

答崔叔固 祐 ○ 三

答康仲鴻 達 ○ 二

答崔和仲 稱

答安仲毛 鳳 胤 ○ 二



答洪子容 器海

答宋伯剛 集中〇三

答宋仲輿 載中〇二

答趙正甫 靖世〇二

與崔時用 潛〇二

答曹達夫 大顯

答朴季昭 宗晉〇三

答李子求 師範

答李善卿 德祥

答李公履 行祥〇二

與李信伯 榮

答鄭君範 鑄

答洪淵之 樂調

答崔善初 受復〇二

答金生 時鐸〇五

答李生 元培〇二

答徐生 宗海

答李生 彥愈〇二

答李生 濬春

答李生 圭復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

答李生

儀

答許生

增

答白生

師宏〇二

答金童子

希尹〇二

答金童子

樂源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

書十二

答俞士精

彥鏃〇癸丑

別時戀戀如不欲去甚恠賢何至若是無亦情弱而然耶書問又及良荷尤喜歸侍之安耳此身眼昏日劇自與書疎惟於松陰間消遣長日將爲何狀人也所示四字切實爲學之道須有用力處方有得力處他日相見或於眉睫間得之耶

答俞士精問目

甲寅

問解曾亦見之而造次不能記有矣乃蒙提警淡喜



陶庵先生集卷二十一
溪喜仍更思之暫時變服重在爲前喪有終也鬢網
巾亦自不妨而若終不安於心則就所着布網巾上
仍加白笠亦可白布則殆近手分化出沙翁之言又
可徵故已令李棘人取兩端擇用之耳

與俞士精

丙辰

昨拜大阮丈聞所苦頗向勝豈河車之力耶然而近
必汨於科累此則何藥可醫望須淡思而自愛也

答俞士精問目

七去無子註處之以義云者蓋於繼後承宗上有方
便處之之道不必的指爲如此則可只取不去意看

爲得

先王制法有去有不去人有不幸而遭可去之事則
就不去中較繁其彼此重輕而處之至於不順父母
爲惡固大矣而不順之事亦有淺有淡恐不可局定
也

朱壽昌優養一節有不能的知者果迎奉於府衙則
天乘出母不可迎之義或營別室或就其家而極其
優養之道則於情與義兩得之矣然壽昌之見載於
小學者只以盡誠求母一節不必盡責以先王禮法
而道理則如此

答俞士精 丁巳

別已經歲懷戀可言書至如奉色笑新年所望惟病日退而學日進也此身便覺六十咫尺虛喫多少飯此為可愧耳心說之未敢可否亦欲從容自思或冀有新得爾毋以此自疎有見輒寄來使孤陋獲沾其餘潤也

答俞士精

昨得手問淡慰阻戀奔走科累已久矣義理意味能不至斷絕否得失之際可以自驗於心於此而不能不動則目下又恐添得伎求二字之病甚可畏也如

何如何

答俞士精問目

嫪毐之亂始皇欲以義理處之將如之何

別紙所示恐非當問坑儒之世非可以義理責之雖只就義理上論胡氏誅武后之說為昏朝口實此等處何可輕易論斷耶幸淡思之

答俞士精問目

殤有三等制服有二等何謂三等上中下也何謂二等降服為一等從上從下為一等也蓋大功之殤降等則長為五月中為三月下則無服聖人為其無服

降者先生集卷二十一
也使中從上同爲五月則下方爲三月小功降等則爲三月長殤獨有服中則從下而無服以其恩輕也齊衰降等以正服論之長爲九月中爲五月下爲三月而以其恩重也故中則用七月下用五月七月亦從上之義也

答俞士精 庚申

數昨有人來傳賢主司盛稱君經學文章之士名實相副固甚難而利心得則喜心生喜心長則善心喪此又大可懼也願於善利得喪喜憂之間淡有以自驗也平仲已至洛否亦願以此語告之

答俞士精 壬戌

即茲游間喜得新年安信風寒不解侍學增勝此身自經重痾筋力精神大不如前日欲自來初更始講書以心近四書五經爲次序以求故中之新而衰病若此其能卒償朝聞之願否目下相守不少惟發願而與同終始者絕稀以是益思賢而不可得矣似聞經冬讀易未知其必爲初學急先而合目向壁工夫甚專其中計有所新得者既未敢測其深淺而妄恃一日之長仰塞求教之意不亦慎乎以是越趨而不敢發他日得之於眉睫之間方可斷其語默矣如何

如何

答俞士精 癸亥

小紙所詢承領曾謂無益二字為寬譬之方以此仰
勉於大府座下矣日月浸久何若是其過耶三年內
几筵不哭雖於禮無據所重有在一時權止於生死
之情俱安亦何傷也此事試訪於在座諸友則一人
曰問者只當酌量其輕重而處之不必問於禮家答
者亦不當輕許以啓後弊所謂後弊者李相家故事
既成俞家之證俞家之事又安知不為他家之證耶
方今喪紀大壞簡便成習此不可不念也此言亦有

理故吾為之稱謝矣并以奉聞惟在裁處

答俞士精 甲子

臘前書已領而游問尤荷即惟侍學增福滿容之喜
亦可知也此身入春來益復無健長時沉頓伯翼面
上土又將生新草矣每念悽咽道院講案連見賢名
向來抄錄一紙十數人中往者惟君一人如此而何
事可做君之好善之誠令人嘉歎似聞為漢湖所速
對校粟集此亦好事豈不為喜但恐槐忙迫前不得
久留矣

與俞士精 丙寅

檢身錄久看多有添刪處纔成定本淨寫以送幸就
前本一一改正或有他人持去者各令傳謄不至爽
誤如何曾聞濟大自削之舉實怒於君輩不一參講
此後則非有難強疾故輒皆造參爲他士倡也否者
不欲復相見是則子絕長者而非長者絕子也諒之

答李太和

醇甫○庚戌

小學果讀至幾遍己能淡體而力行之否讀大學亦
無別法朱子論血脉貫通處豈不曰熟讀詳味久當
見之耶放惰之病所亦喚醒二字己是對劑矣栗谷
先生與精舍諸生書云學問之功只在存心不苟應

事以正而已此心誠實在義理上則終日應俗而能
不失其正此心不誠若存若亡則雖終日正坐讀書
亦無益此言宜服膺勿失他日相見使拙者得以刮
目爲幸

答李太和

甲寅

去秋大心還聞說仙居興致恨不致此身於其間與
談蓬萊萬二千峰之勝也其時書承領而無復可復
臘前尚伴虛歸悵戀日積游問尤荷春來侍學增福
此身逐歲衰邁轉劇終恐無聞而死耳不相見久矣
三餘所得如何每悶君寡陋而索居至此獨學豈易

陶菴先生集 卷二十一
有進大府書中有過婚方來之教婚期在近則固宜
如此遠在秋冬安可以此爲拘耶且聞必欲行禮於
城外苟嫌於市童嘲戲而矢心絕迹則可謂執滯之
甚見識之不長可知此大事也切宜改圖勿以此言
爲耄也

答李太和

不相見已歲周矣中間日月旣多期望亦不少而天
下事不進則退不知賢所得果何如也大府丈每以
婚事爲憂而愚意則學問失時尤可憂千萬淡念汲
汲思所以奮發也來示所云下等人只是一蹉足間

事耳強作字手顫不能盡意千萬默亮

答李太和

相別已周歲矣別時豈料其如此書至差慰戀鬱日
間霜寒侍學增勝此身昔疾已愈方收拾舊書山裏
靜寂日覺有味耳大心每言君草堂景物絕佳類非
人境矣今聞遭橫逆將不得保有豈人忌鬼猜以至
於此耶可歎可歎然幸以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及念
思難三字服膺勿失則或可爲慎終之道耶茲事曲
折不能知而大體如此矣所示師說君言固是而或
人所云三代以後君師始爲二道者儘好儘好其不

列五倫者蓋以是夫婚事又差池矣古人三十始有室未有室之前將不得從師取友耶

答李太和

辛酉

承近甚汨沒生事爲之愍歎然苟能一念向道則目下多少俗務亦無非學豈有謝絕人事而後方可爲學之理耶高峰絕頂坐念南無云云不當出於賢者之口也知君本偏於靜而此念不除終恐墮於異端千萬自慎自慎秋冬間如得復續前日講討之樂則何幸何幸

答李道三

師炳○乙卯

一見從容迨不能忘又枉書存荷意益淡嚴互學况增福今世科累壞却人材此事撥棄甚不易而左右能辦得良庸嘉歎千萬勉圖遠業以光家學也

答李道三

癸亥

乍別悵甚書至聞觸風歸去得免疾作稍慰憂念講案依到前少而今多豈易望於月日之間耶所冀惟君輩自做工夫兼以及人勿憚頻往之勞必收兩成之功耳疑問答送覽後亦汝固也

別紙

伏見門下與玉溪丈論心書兩度則其於湛一之

體聖凡之所同得者斷言不疑以破其謬義理至此殆無餘憾矣第愚迷之見猶有些未盡釋然者茲敢略稟云云

天人一也語其理則誠而已矣語其氣則亦湛一而已矣然天則真實之外未始有一物雜之者故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春夏秋冬昏明晝夜亘幾百千萬年未嘗有頃刻之息人之生也其性則天地之理也其氣則天地之氣也理與氣未始不一也而但以稟質之偏好惡之私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皆得以蔽之故原其本則其理未嘗不實氣亦正且通焉而鮮或

有全其性者此無他朱子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一語可以蔽之矣說者之言亦然理爲氣主四字於人尤爲緊切矣理之隨氣而變人固然矣天地之間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亦何嘗不隨氣而變也若究其參贊位育之功則都歸於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與天地合其德者也

先儒論明德者固多端而玉溪盧氏本心之說栗翁取之入於聖學輯要中所謂本心者何仁義之心也以此觀之其當合理氣說無疑也今此所示三說皆有疵病而其中專主氣言者卽是湖中之流弊噫人

之所賦之氣莫非正通而心則又是氣之精爽其爲物至虛至明於理無所障礙助其發揮則雖以氣言之亦理爲之主耳夫夜氣非不清明而孟子所言養氣非謂養此夜氣而因中夜清明之際以養其仁義之心云爾今之言明德者欲捨理而主氣則豈不大悖於聖人之旨耶近來湖中於心單言氣之說於明德則猶不敢直曰有分數而其言亦窘遁矣君輩又欲並與明德而滓穢之耶愚之所論明德已詳於上段不須更說而雖單指心言之至謂未發上着氣質者豈不大害於理耶未發則性也氣質則有善有惡

若如其說則便近於一混字雖不欲以明德謂有分數而明德自不成明德矣夫以稟賦言之則心卽氣也旣謂之氣則聖人衆人之心焉有一齊之理然惡此而欲不言者則乃曰所謂氣稟全是四肢百骸而心則不與焉此雖欲寡過而恐亦說不通如此則矯治氣質之功不施之於心而用於何地耶彼斥此說而欲窘之者則必欲於方寸虛靈不昧之地種下一箇惡種子而後已其爲用心亦不仁矣然則孟子道性善之功不足爲貴耶是未敢知也今於心之未發上着氣質則不可而亦不可不謂之氣也氣之爲體

固正通而正通之中亦有清濁粹駁到得思慮未萌
一性昭著之際則本然湛一之體自然復初濁者清
駁者粹自無疵類之可言則是雖氣也而復與無氣
相似故程子以未發時則堯舜與塗人同雖單指氣
言之亦自如此况吾輩所論自初合理而言者耶

與李伯心

基敬○己未

久知一第無難而亦不料占得大魁若是其神速也
非不喜甚而憂又甚於喜矣少年高科世人之所謂
大幸者而伊川謂之不幸何也此意宜深思之風寒
猝厲况安勝唱名在何日而肅 命後即當榮歸

否近無洛僂今始書問只望隨地慎重

答李伯心問目

甲子

人家繼禰之宗有其伯父冠而天欲禰於其廟則
非班也大宗之家又遠在勢難往禰未知姑奉於
父廟以爲止兄弟孫奉祀之道亦未爲不可耶但
其弟旣以繼體居正位則其兄之反居弟下西面
之位似涉未安何如則可耶

大宗雖遠在如可往禰則固好矣不爾則止兄弟孫
奉祭雖無不可弟兄之序終屬大段未安恐莫如姑
奉別房使免彼此難處之端也

人無父母其於生日不忍爲樂然爲子弟者又不
可虛度是日此等處當如何

此亦只觀父母之志而爲之門人舉程子言問於朱
子曰大夫人生辰獻壽未知如何朱子曰是吾力量
不足處朱子之意蓋曰吾亦知有此道理而只以爲
子之心不忍虛度此吾力量之不足也且均是親也
而事母之道差異於事父韋齋若不聽朱子必不強
如大夫人則朱子或強請而夫人以從子之義許其
伸情故有此獻壽之事亦未可知也使大夫人終不
聽則朱子亦豈敢爲之耶

生辰茶禮如何

此非正禮明人多行之名以生忌別立儀節不合於
禮儀惟三年內則人子之情不忍虛度略如殷奠而
設之無妨

答李伯心

丙寅

馬曹本役外兼史之直想少虛日不知今方淹直否
古人詠時平無事有騎省郎官夜讀書之句史職下
番則苦上番如在山林曾所熟諳矣果能得暇點檢
書籍否累次簪筆入對必多討論之 英音矣

答李伯心

降菴先生集卷二十一
禁直岩堯相望如弱水此際書至喜審仕履之安夜
對所被 恩數令人感歎賤身猥忝師友至徹 天
聽若不至愧負則幸矣此間病狀一樣疏本又靳矜
允文學之褒又是意外或云淵源所致未知果然否
也

與李伯心

郎官出宰自是故事南北東西惟 命之從何足爲
慰語也第南道則歸省之便自可奉叙此則左矣三
十年前以暗行遍踏其地雖是關塞之陬實爲山水
之鄉讀書松桂良愜我願至今思之尙有餘戀而在

他人則可於君則不便矣然近來爲官占便宜擇夷
險無人不然任其自至獨見于君此可喜也後來做
官皆不失此法可也然世有公議必有爲之稱冤屈
者乘駟之 召亦豈遠耶須以此意仰寬親意到官
過科後卽爲受由上來爲當爲君深思無如病漢痛
排勿往之議決往而不疑也少年遠役也非惡事

答李伯心

素昧政術但聞程子愧視民如傷之訓矣清北多文
士而以受學於謫客之故徒習科工幸先教之擊蒙
要訣要知親上死長之義也

答崔叔固 祈問目 庚申

人有父祖曾高祖沒而五代祖父母在世則於其喪也五代孫當承重否耶若承重則喪畢後神主當即遞遷或埋安乎抑終已之身奉祭耶
五代祖禮當毀廟廟既當毀則雖嫡嫡相承之宗子無復據而可宗之義只與眾子無異恐不可遽承其重而服喪三年也吾意則人家祖先之壽考如是者勢必甚鮮而其內外俱存為尤難或考或妣若先沒則其神主當遞奉於最長房伊時其生存祖先亦同移養於親屬差近之子孫於情理似無所礙及其以

天年終養之後宗子眾子皆服齊衰三月語類云四世以上若

逮事則亦當齊衰三月而其喪則最長房仍主之以終三年而

其服則只當服本服而已設或無他長房而只有宗子則亦當齊衰三月主喪三年而後奉而埋安未知如何

五代祖以上遷葬宗孫雖為親盡以承重之義當服三月耶

遷葬時服總之疑亦決於承重與否既不承重則只當弔服加麻而已

繼三世之宗孫死而祖父在則為其父者不可以

陽春先生集 卷二十一
嫡子喪服三年耶

禮有嫡子無嫡孫今其死者雖爲繼宗之子而祖父生存則只可稱以長孫而已謂之嫡孫則未也既未得爲嫡孫則其父亦不當以嫡子之服服之耳

靈筵素帳葬後則染以青色如何

葬後用色帳世俗多如此而非禮也禮曰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此意正合天理人情床卓帷帳之屬並當用素

答崔叔固 壬戌

賢從委訪仍獲安信慰豁淡矣但聞科事又在疑貳

之中似此遷就惰廢不幾於兩無所成之歸乎賢從幸而一見得副願言而好禮之士臥而見之無禮甚矣豈有觀感之可言人之資稟雖好苟無學識則欲爲善而不能爲善欲不爲不善而又或爲不善此可懼也茲勸讀書略塞賢勤託之意至如性善聖可學之實賢必已瀾漫相告不復贅矣

答崔叔固 癸亥

所示虛妄之謗不知頭尾未遽論其得失而反是則爲真實無妄不知君近間長得幾格而或未到此地位則或人云云不害爲他山之石如何如何院任辭

陶庵先生集 卷二十一
免一切都付於齋中公議矣又何煩及於此間耶別
紙領悉近日士林間是非只是 廟享而君言之迤
及文廟無亦多事否兩先正先後之說愚之與朋友
往復者殆無人不知君獨胡不聞耶願勿患愚之無
定論且勿妄於兩先正之間判其高下第亟取兩翁
文集年譜之屬深究尤春之所以爲尤春而後始高
出議論也

答康仲鴻

達○戊午

別來何日不耿耿也去冬書日昨褫至如更相見忽
已春深侍學增勝大學讀得幾遍否承以輕麤爲病

氣質之偏克去甚難必如中庸所論五不措者而後
方有其功幸願旋旋用力頃刻不住無遽責效於一
朝一夕之間也

答康仲鴻

辛酉

聞入香嶽半年讀書所讀果何如令人馳爽春和侍
學增福此身衰落日甚居然六十二歲翁矣新知不
繼舊學都荒終恐無聞而死耳奈何所望於賢輩誠
不少矣不見已數歲不知去得幾多病痛積得幾多
工程耶爲已全不着實云云苟非過謙之辭百事都
無可論以賢求道之志寧有是耶然願就心術微處

陶庵先生集卷二十一
痛自繩削無令爲人意思一點半點畱着於胷裏也
兒息北塞之役中冬已好歸相守過日朋友或往或
來多寡無常而終是實心擔夯底人不易得見憂歎
如何

答崔和仲

稱○癸亥

承方發憤誓心將以不負皇天付畀之意師友遠大
之期此意甚善苟不歸於一點意氣則幸也過去三
十歲非不多矣何乃遽作此悲楚之辭耶所亦唐人
詩句氣象甚不好愚嘗喜誦明道先生未須愁日暮
天際是輕陰之詩氣和而意遠學者要當如此方有

進德之基千萬溪企

答安仲毛

鳳胤○己未

所亦可見實用工處矣安樂境界豈初學所易論只
當不緩不急如孟子養氣節度久而後始識得此意
味矣寬着心胷嚴立課程此八字最爲要切須念之
冬間負笈果能如筭否及第新出尊門得無益爲科
累所困否

答安仲毛問目

庚申

喪禮易服條註有服者皆去華飾無服則復後入
哭時以純吉衣帶行之耶同姓與他人自別當素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一
衣素帶而袒免之親則似在有服之列未知如何
未小斂時楊裘而弔曾子既許子游以知禮無服則
無論姓之同異以吉衣帶入哭恐無妨袒免未可以
有服論而似亦差異於他人也

弔之日不飲酒食肉亦禮也而或云弔後不在喪
家則不必然且弔後累日畱在喪側者亦當久不
飲酒食肉耶弔時主人再拜然後弔者答再拜而
世皆主人一拜弔者一拜主人又一拜弔者又一
拜亦無妨否

弔後不飲酒食肉在喪家則固宜如此而若或多日
則亦恐未易然勿於有喪者之側可也弔時主人再
拜後弔者方答拜得之不必用俗例也

家禮是日不飲酒以下一段兼指主人以下參祭
之人歟

是日不酒肉一段參祭之人遠近親疎固亦不一然
既參祭而在祭所則雖疎者與主人同之何妨

答洪子容

器海○壬戌

耑復卽是不意當向來憂疾之時豈料其復見此手
墨也奇喜不可言此身春後無一健日朋友相守者
十數而講業甚不實如此而何由長進耶呼叔呼先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一
生惟君自爲何至相聞嘗聞栗翁之甥以龜峰言變
姪而稱門人栗翁爲憂其稱塞之難是拙者今日之
心也然萬一因此而真有憤勵向上之志則何喜如
之

答宋伯剛

集中○壬子

今冬所業何事如君妙年美質政宜汲汲若不及而
上無父兄之教下有室家之累非立志敦確鮮不爲
頽懦自在之歸矣歲且盡矣年進而學不進吾爲君
甚懼千萬奮勵以無負大碩人責望之意也

與宋伯剛

丙辰

不相見歲且周矣近做何工夫其或有所長進否頃
有人與賢相見者細詢家居消息則傍有博戲之具
雖不身自爲之弱弟輩次第向長養正之責捨賢而
誰也而疎闊之至此耶大碩人所望於諸孤者如何
良可傷歎願推類而知戒也

答宋伯剛

癸亥

頃書如見新年面目忽已暮春侍况安勝區區逢人
輒勸以學問雖不信而亦不知止誠亦自笑其迂况
於君兄弟愛之深而望之切者耶向所云云激而欲
其進也故譽或過情抑而使之悔也故言近臆料吾

實愧懼而令季之答可謂善說於難言之際矣其中苟能二字煞有意味爲其兄者能不悚然伯剛前書示於在座朋友問曰此君爲學之志如何曰言甚齟齬矣吾曰固也言者心之聲此問答何如試更思之小宛之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爲君輩誦之愚雖隘陋亦豈無并毆之善之心哉

答宋仲輿

載中○壬戌

令伯來時雖不得並轡而能作書以問亦一奇事所示一嘔一笑非夢君何得見我然而君則見我我不

得見君此則夢不如真也舊時習氣猶未消磨則必不更來雖來亦何益也令伯今來欲痛除宿染慨然以當仁爲事歸後如不失此心恐不免爲君所嘲弄而道理則不如是切宜戒之也

答宋仲輿

甲子

賢伯來時書問已領遠情其中論道院一事儘出愛助之意多荷多荷講事得失姑無論如君年少質美者優自處以局外安坐作說話他尙何恃不獨君也尊門居京外者何限而兩會俱不一赴仰惟尊先都尉樂善好士之誠何如而都不能克肖爲之惋歎承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一
留意元城工夫其能以不妄語爲先否必須先祛從前麤心客氣而後方可有爲勿以耄言而忽之也

答趙正甫

靖世○丙辰

南還意君一笑相迎而還則君歸已久矣君旣不能痛革舊習誠心向學則雖強留無益况未易復來者耶前後所奉告者都出肝血而不免爲藐藐躊躇之歸今則無可言者所恃惟先丈精靈有以啓牖於冥冥之中耳語及於此有淚沾紙

答趙正甫

己未

所示讀之幾於出涕愚於賢愛之非不深而誠則未

孚警責之言至於往年或冀先靈眷佑而極矣此亦已多年所而未見有誘衷向善之效此後吾亦未如之何矣今書自訟乃如此猶或有可望否區區所自恨者他日九原無面見先丈耳吾老且死死後誰復以此欲聞於賢者乎幸痛念之也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此語殊痛切朴君之歸欲書此以贈左右而旋恐無益而自止矣承讀尚書此亦非始望所及良以爲喜然此書終不若四書之切於爲己以左右無爲己之心故舍四書而讀此耳此又不可不知也

與崔時用

潛○壬戌

聞康君昨已發汗病勢果能顯減否如此則君當出
避故朝者送言而有不肯底意恐未深思也病時入
救固義也病退後出避亦義也此病雖未知必可疑
而其或有可疑之端則君亦有老親千里爲客安可
不自慎病後調息亦難其飲食諸節以吾言託於僧
徒中見識稍勝者使之十分看護而君則出寓於前
日所寄寓之處使主人頻頻往問僧徒往往相報如
或有加病之漸則雖更爲入往亦無不可須依此言
卽爲出來如何

與崔時用

乙丑

自去箕城有便不見書漠然無嗣音之路不審潦熱
旅寓凡百何似學業不以離索而或廢否每謂遠方
人士中久別相見覺有長進者惟見君耳似聞窮困
轉甚無由負笈恐無復來之期然萬一重逢長進不
可以向日比只望自做工夫使刮老眼也

答曹達夫

大顯○癸亥

迷息新莅手生溪恐得罪於貴境百姓未暇以遙享
優養爲幸也然所亦講學樹碑二事亦可謂有試之
譽吾亦心喜之矣似聞賢罕在鄉里洛中易壞人心
術何必乃爾長時汨沒於科累未必可得而畢竟何

以爲人願深思而善收拾也

答朴季昭

宗晉○庚申

與君久不相見非徒病故或恐有退速之漸矣今承示語愧悔憤發如此豈平日相知之淺耶所貴於悔者以其能改徒悔而不能改卽與不知悔者何別願且就一念一事上可愧之端知則復剋去無令因循滋蔓也養心治病本無二致苟或切於學而致損於身則亦恐非孝子敬身之義而至於末端設問則孟子命也有性焉一章可檢看此外安有別語耶千萬寬心自愛

答朴季昭

仁義禮智之名固屬於人而物亦同是理也人物之生隨其氣質雖有偏全之殊而其理則一謂物無是性可乎果如或人之言則朱子何以曰虎狼之仁蜂蟻之義豺獾之禮雉鳩之智耶心箴所謂孰無此心卽指本然之心此則無聖凡之別而若以氣稟論之蓋亦有不齊者存或說之專歸於軀殼血氣者恐說得不通矣

答朴季昭

壬戌

續承書問良荷遠意窮迥待况安迪但聞偷兒入室

而心經諸書渠能愛取樑上君子之稱其亦不虛否
見失者似當因此而知愧汨沒憂冗不能自拔則不
徒失書亦恐與其心而並失之矣可懼可懼

答李子求 師範 問目 庚申

凡人生時食性或不食之物則死後亦不可用
以祭耶

天地之間元無不可食之物凡人生而有不食者則
是氣之偏處其死也安有不可用之理孝子之心雖
若有不忍者而從正不害為孝

答李善卿 德祥 辛酉

縷縷咎悔之辭為之感歎凡人大病之餘物欲消而
善心見由此擴充將去何事不做千萬奮勵自新異
日相見得以刮眸也外祖父母之喪重於他功服科
舉不赴為得之至於講會則與赴舉異雖葬前似無
可嫌如何如何

答李公履 行祥 乙丑

人之去左右手而能生者有之乎吾之愚君甚切而
君則未必其然其中欲來視之意猶是善念而奈父
兄妻子之多般沮泥何今日書問亦荷厚情申藥已
服七貼應驗分明惟解語字無靈奈何

答李公履問目

中庸曰大德者必受命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天生聖人必賦如是之德而後方降大任以極位育之功故虞史首叙堯之大德所以受命之由其曰欽明文思以下數句表裏大小無一物之不盡致中和自在其中曰欽曰敬曰恭曰讓皆一德也而又加允克二字以明其實有是德也其積於已而發諸政者皆以欽敬為主豈非開卷第一義耶其下分言功化之及於物者自有先後次第與大學明德新民之目一一吻合所謂位育之極功自可見也夫聖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與天地參也故其爲政不出乎三才欽若敬授統言天人之事曆象日月星辰至羲和分宅碁三百皆若天之事也命繇一節卽平地之功也登庸至末章卽爲天下得人之事也聖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蓋如是後世不識此意徒區區於政令法制之末者曷足道哉

有周公之德則自有反風之祥聖人不常有則茲事之不常有固也福善而禍淫天理無古今之殊而人多疑於今者以其徒見一時目前而不見久遠故也君子雖屈於一時而伸於萬世小人榮於一時而辱

於萬世此理固自如也今若有周公則災祥之應必復如舊世之人信古而勿疑於今可也

與李信伯

樂○壬戌

每念尊王考宗文仁心厚德宜若昌其後嗣而君輩勿論才不才都無勤學之意自甘暴棄天雖欲興之烏可得乎爲之痛歎從今以往亦或有奮發自新之意耶

答鄭君範

鑄○癸亥

所及筵話大賢宗事從此得正豈獨尊門之幸也筵教卽一立案然始之爰周者似當還出還出後宜

具此事由先生位則門長宗婦几筵則其家近屬當告之矣罷歸本宗者之婦自當改服本服而還爲大宗者之婦當奔喪而到家四日方可成服改製喪服以待之此外恐無他節目矣宗中同議定嫡嗣後祠堂几筵亦更有告辭矣

答洪淵之

樂淵○甲子

近世喪紀大壞世道寒心聞君弱年執禮甚固心竊嘉之幸而身與禮俱完則固善矣萬一有不勝之患則反爲不孝矣疾作則已無及矣未及作之前惟父命是聽也喪禮章中羸憊滋助一段在於小學嘉言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一
夫豈不義而朱子言之哉須溪念也

答崔善初

受復○壬戌

此間調息如昨兒孫數昨已取汗諸症漸勝殊以爲喜所勉垂堂之諭豈不喻溪念之意但譬之大海遇風主柁者惟當靜而鎮之其中水疾者善救不病者善護而已先自恇擾妄動鮮有不敗者况此事恐非可以避免安坐任天之外無他道理如何如何

答崔善初兼示金生

時鐸

承喪家前夜卒襲稍以爲幸而如此好人自此不可復見矣天旣不之少惜而旣逝之後還恐束縛歸山

之不亟此何事耶襲歛之具雖至非賢輩并力將事何能及時行之惟棺木至今不來窮鄉事力不逮誠無奈何而賢輩客中爲客自爾多日其亦勞矣然賢人君子遭時不幸終身坎壈懷抱才德鬱而莫宣卒乃死於空山荒寂之濱而幾令人不知其死時此吾黨有識之所共痛傷者則於其喪也亦有力可效何勞之憚此賢輩所以慨然一往者也吾則實有痛均割半之情雖方委身於床席之間此去不甚遠自力一臨亦豈不能而以亡者憂我之疾甚至未忍傷其志則顧無可以自伸之路矣乃蒙賢輩高義殆無以異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一
於親執絞衾之役老年百事都藉人力如此矣士元
書中萬萬稱幸孤子之心可知然賢輩此事豈是爲
生者之哀哉成服早晚即在人而不在我者不論多
少日子只應卒事而歸也兩冊昨已還之其答士元
書亦見之否承重代服曾前答人非一二固已汰哉
今得尤翁說始覺成服過後朔望追服之爲失當蓋
喪不可一日無主故也賢輩錯料真所謂坐在廬山
裏者而鐸也尤傷於疎率可歎答楊書歸後可更相
對斤正也

答金生

時鐸○丙辰

所示領悉當憂而憂自是天理之當然豈有係着之
可言而反以係着爲患者此係着之病也不櫛不翔
一章固爲侍疾者柯則而此外言動亦可一一照檢
以免差失大學四有中憂患非必不當憂之憂而其
爲病則一也願於此痛省而亟改之也

答金生

聞色憂少間工夫能不輟否無志者每歸咎於資稟
賢則寧有是耶惟自覺得驕妄可見其切於反已殊
可喜也拔去病根固未易以時月期然願於明理克
私四字旋旋用力自當有效寡而至於無矣如何如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一

何
答金生 戊午

所示圖子略加評騭以還早晚來時更持來非面不能盡此意也大抵人一日之內非動即靜而靜則存動則察存與察不是別般地頭只爭毫髮之微頃刻之間耳以此形諸圖畫不其緩乎但願反之於心體認體驗無或須臾間斷也

答金生 辛酉

所示講錄覽還員數視前有增因此而漸有作成之功則豈非奇幸之事但讀書之法了得一書方更始

一書而以君程課觀之就兩書中游移無常或從下而上或從上而下或遺落中半或截去頭尾全不成頭緒如此而可望其有實效耶甚至兩旬之內一讀小學一讀春秋雜然無先後始終之序願以此自戒而且戒人也

答金生兼示林生 德履○癸亥

所報書課領悉同學勤篤如此實為喜消息且所謂有擔當直前底意思者果為誰某若是曾所不識面之人願聞其名士子當職云云設如其言不論大小輕重之序目中但見科舉一事而所言乃爾耶其亦

附者先生集卷二十一
感之甚矣先絕流俗友科欲人非君誰能出此言耶
唯此兩種之患舉世滔滔故座上見君書者強者忿
弱者笑不自以見絕爲愧以此推之君之一鄉亦必
同然意則善矣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况人見各殊何
可強其必同於我只有默默加工將氣質偏處漸次
消化使人知真實學問之功若此自然歌動而趨嚮
之不暇如何如何

答李生

元培○丙午

所詢愚懵何足以與議第禮曰殉葬非禮也况又同
棺乎書與人雖異其爲殉則一也唐太宗附耳詔太

子曰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玉匣之藏遂見譏於有
識矣此則所好固正然聖人之書尊嚴非一人所可
自私况平時褻慢猶不敢其敢使之親膚於土中耶
點汙毀傷之戒亦見於小學矣此言固知傷孝子之
心而終非禮之正恐不可徑從矣惟在博訪而審處
之

答李生

庚戌

禮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註云葬母明
日卽治父葬葬父畢虞祔然後爲母虞祔云云祖母
與父葬旣同日而禮當先輕則父葬居先虞祔之節

陸菴先生集卷二十一
惟上所引借喪之禮可以傍照而推行也虞所以安
神不可緩者既同日而葬則奠當先重差緩而同日
行父虞亦似無害然事無證據安可輕犯汰哉之罪
耶

答徐生

宗海○乙卯

隔歲不相見每念舟中講說之樂良是未易得者忽
獲書問意思正一般仍想春來侍况增福此身惟日
覺衰頹過去歲月回顧茫然未知將如何結梢也人
心道心俱屬已發朱子業有定論熟思之終是擲撲
不破矣中庸序不曰原於性命之正乎粟谷無聲臭

微妙難見云云正就性命上說去而今沒却原字直
以是爲道心屬未發之證不亦左乎幸更深思也

答李生

彥愈

小學問目

庚申

二十衣裘帛似與孟子五十衣帛相左

冠則有成人之責非如不帛襦之歲可以二字許之
耳非謂必令服之也孟子之言即王政品節之道與
此不同

鄉三物德行本也文藝末也而孔門七十以身通
六藝爲言何也且數所以盡物變至理所寓則邵
子之學未必非正而程子之一言不及數何也

陶庵先生集 卷二十一
孔子亦曰游於藝七十子之通六藝者亦豈外於志道據德而然哉邵子終是數學程子之不言蓋爲其偏也然六藝之數只當以算數看不必與邵子象數之學比論之也

父母有婢子云云父母之所愛愛之所敬敬之則今於父母所愛之人沒身愛之固常也而曰敬之者何也

賤而能敬之則愛之淡者也

寡婦之子章此當入於朋友之交何以入於夫婦之別耶註曰爲其遠嫌也大義如此否

末端所引得其大旨就此細繹之則當入於夫婦之

別可知也

夫婦二字作男女看則其義尤明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夫惰言變貌笑矧怒詈非但侍疾者之所不爲亦學者之所可戒今日疾止復故者何也

此則全言侍疾者憂遑變常之事不必如此拖長也

答李生

回婚禮禮無出處世俗所行不過襲謬有識之家則都不設婚儀只子姓親黨會集上壽而已此猶可倣從俗則不可

答李生 潘春○癸亥

金君來獲書知近况之安可喜但作科文全廢經訓云云此言何為而入於吾耳也君之所居即世所稱市井之鄉於此而能發憤為學者豈不是豪傑哉君所以不憚負笈之勞吾所以見許以容文之地者都藉此一學字而今則肆然以為全然廢置一何無嚴之至此也此後則雖訊疾之書勿復為之雖或為之書末自稱二字抹去之雖早晚復來吾則實無顏相見矣臨紙不覺吐露至此可諒之也

答李生 圭復○己未

秋後謂君必復來企佇已久而至今寂然意有他故而然矣書間忽及聞所遭橫厄非常驚歎不可言縲綆非罪固是外至者亦復奈何然目下情理迫切前頭出場又不知如何憂念益切知君必不為非義之事而方伯及本官既不能如我之知君則無恠其致疑如此何由而明其本心耶只望隨地處變於心無愧而已

答李生 健○甲子

楊友來獲承書間知返稅如期渾舍亦安慰喜如何此間調息如昨而講事甚不實如君徑歸實為得計

又何疚歎之若斯所亦學課良見勤實之功道統圖
簇不得奉玩何論得失惟鄙人小詩之列於其末極
爲濫猥勿復爲之也檢身錄君歸後不能增一兩句
書役此中人事紛擾君所目覩豈不量之耶

答許生

增○癸亥

示意領悉十日科業之訓蓋亦以世之奔趨科事古
今無異勢難一切禁止強毆而之道不得已爲此說
使入於科學者亦知其可以並行而不悖原其主意
實歸重於二十日爲學何嘗必欲其十日之業哉然
而王天理也霸人欲也一月之內使天理過半而人

欲參之云爾則其果成道理乎所謂自薦與屈己未
必不是而於此而判作王霸說則終恐過了分數也
靜菴辭薦而就舉直以薦則體重科則體輕均是行
道而取舍則出於謙德謂之避嫌者何其淺之爲知
也君之所執大體則是而小學所謂直伸不順等語
亦不可不審思也然而因此竊有所奉控於尊府者
覽此北方李徵士家墓文可知爲父足法之不在於
他也或可有補於委曲開陳之際耶千萬加勉

答白生

師宏○壬戌

宿疾固未易祛根乍進乍退亦其勢也惟定得此心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一
勿爲其所動則都無可憂病久則煩煥業荒則愁惱
皆是動也至如來諭慾寡心清以下數轉語要亦不
失大體既知之便須行得何必別求他方耶箕踞而
心不慢固無其理然病時安得不坐臥自便以爲調
適之地也張敬夫之言曰嚮晦入宴息乃敬也知嚮
晦宴息之爲非怠惰乃可論敬之理矣夫病而偃臥
與晦而宴息同一理敬字之義實行於其中如何如
何

答白生

辛酉

所求治病之方恐亦無他朱子云存心與讀書爲一

事就此猛省而力行之則久而自然有讀書之樂矣
或問即所以詳釋經傳者讀大學幾百遍後始讀或
問熟複瀾漫而後又復看經傳則庶有見得別之驗
矣如何如何然學者不可先有責效之心責效不得
必寢以懈怠此不可不知也

答金童子

希尹○壬戌

頃聞襄事克完而老病日劇又值風寒竟失臨穴一
慟瞻望悲觶如何可言即承專人復疏就審日來哀
侍况支福慰喜難量至如果實雞酒之餉特以先意
將之童年此意實堪嘉歎但不知近間斯毀如何士

陸菴先生集卷二十一
友傳語若有朝夕難保之形試自思先意欲君過哀
滅性使繼序無傳耶欲君讀書飭行以了其未了之
志耶讀書飭行亦必保生而後方可議也君不此之
思而一向固執勢將必死而後已古人居喪諸節之
中飲食最輕而亦非可無故恣食矣羸毀成疾之用
肉汁温公之言而朱子亦許之矣君曾不讀小學耶
紅蛤海蔘各小許盛于空器以送之到即強進仍繼
此而爲薑桂之滋必延其命無若前日之虛其賜也
此兩種有益於補胃故如此耳此後事事必推先意
行之也

答金童子

癸亥

縷縷疚歎之辭豈其然乎手澤之書只可存得不忍
之心何至於不可讀乎苟以不忍讀之心追惟先志
恐或墜失則其將日夜勤勉而不敢自在矣禮曰視
於無形聽於無聲此不獨事生之道當然母曰嚴教
之既遠也

答金童子

樂源○丙辰

新年能作書相問如見丰容仍想侍况增福此身湖
行無事趨上元還歸耳古風做得幾首兼治小學一
大文雖小知一義便行得一義則好矣君年已長大

雖未及冠盡去幼志用力於勤謹二字是所望也忙
草不一



